

潘美月・杜潔祥 主編

古典文獻研究輯刊

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出版



古典文獻研究輯刊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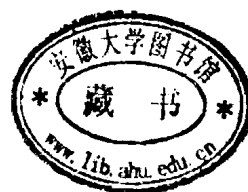
五 編

潘美月・杜潔祥 主編

第 23 冊

尤侗《西堂樂府》研究

沈惠如 著

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尤侗《西堂樂府》研究／沈惠如著——初版——台北縣永和市：
花木蘭文化出版社，2007〔民96〕

目 2+176 面；19×26 公分（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五編；第 23 冊）

ISBN：978-986-6831-45-4（全套精裝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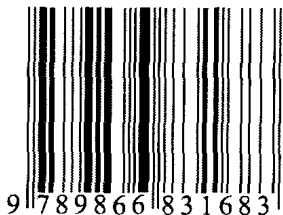
ISBN：978-986-6831-68-3（精裝）

1.（清）尤侗 2.傳記 3.清代雜劇 4.研究考訂

853.57

96017734

ISBN - 978-986-6831-68-3



古典文獻研究輯刊

五 編 第二三冊

ISBN：978-986-6831-68-3

尤侗《西堂樂府》研究

作 者 沈惠如

主 編 潘美月 杜潔祥

企劃出版 北京大學文化資源研究中心

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

發 行 所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

發 行 人 高小娟

聯絡地址 台北縣永和中正路五九五號七樓之三

電話：02-2923-1455／傳真：02-2923-1452

電子信箱 sut81518@ms59.hinet.net

初 版 2007 年 9 月

定 價 五編 30 冊（精裝）新台幣 46,500 元

版權所有・請勿翻印

尤侗《西堂樂府》研究

沈惠如 著

作者簡介

沈惠如，東吳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，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兼主任。2004 年曾獲第二屆中國王國維戲曲論文獎，業餘從事戲曲創作。著有《尤侗西堂樂府研究》、《劇本研讀》、《永恆的戀曲》、《戲弄美麗的人生》、《幸福的黃金距離》、《從原創到改編——戲曲編劇的多重對話》，劇作則有京劇劇本《廖添丁》（與邱少頤合編）、《水滸英義》、《閻羅夢》（與陳亞先、王安祈合編）、清唱歌劇《烏江恨》、實驗崑劇《小船幻想詩——為蒙娜麗莎而做》、《戀戀南柯》等，後兩齣同時入圍第五屆台新藝術獎。

提 要

本論文針對清代戲曲名家尤侗的劇作《西堂樂府》作一全面性的探討，並由多重角度加以徵驗，使其獲得客觀公正的評價。資料的搜尋，遍及史料、方志、詩文集、劇曲作品、專門論著、戲曲音樂理論等，並兼涉西洋戲劇理論、劇作及文藝創作心理學。

全文約十七萬言，共分五章、二十二節。首章敘述尤侗的生平，從家世、生平、交遊、著作、文學觀五方面來探討，以明瞭其家風、經歷、對他作劇有影響的人、作品風格及戲曲觀念。第二章與第三章，將《西堂樂府》分雜劇、傳奇兩部分來討論，論述的項目包括主題、結構（第三章因傳奇的篇幅較大，聯套較為複雜，故將結構部分分為布局、排場兩節）、文詞、腳色、音律和景觀，務求完整而詳盡。第四章超越劇本本身，將《西堂樂府》在思想、題材、劇曲藝術、實際演出上之特色置於時代環境與戲曲史中，並搜羅旁證，以確立其在清代戲曲中的地位。此章分為「翻案補恨思想的巧妙運用」、「寫作動機與題材的時代性」、「情節的出奇制勝」、「實際演出的情形」四節。第五章為結論，希望藉由本書，能使得戲曲作品的研究更加落實。



目

錄

前 言	1
第一章 尤侗的生平	3
第一節 家 世	3
第二節 生 平	6
第三節 交 遊	11
第四節 著 作	15
第五節 文學觀	21
第二章 雜劇五種研究	25
第一節 主 題	25
第二節 結 構	34
第三節 文 詞	45
第四節 腳 色	55
第五節 音 律	60
第六節 景 觀	69
第三章 傳奇鈞天樂研究	77
第一節 主 題	77
第二節 布 局	85
第三節 排 場	93
第四節 文 詞	106
第五節 腳 色	114
第六節 音 律	122
第七節 景 觀	130
第四章 《西堂樂府》的特色	141
第一節 翻案補恨思想的巧妙運用	141
第二節 寫作動機及題材的時代性	148
第三節 情節的出奇制勝	154
第四節 實際演出的情形	160
第五章 結 論	169
參考書目	171

前言

《西堂樂府》是清代文人尤侗的戲曲作品，包括雜劇《讀離騷》、《弔琵琶》、《桃花源》、《黑白衛》、《清平調》及傳奇《鈞天樂》。後人對《西堂樂府》讚美的不少，如周貽白《中國戲劇發展史》：「其詞獨成風格，清新雋雅，並世無儔。」、吳梅《中國戲曲概論》：「大抵清代曲家，以梅村、展成爲巨擘。」、《今樂考證》引周亮工云：「西堂所著雜劇，悲歌激楚，不異玉茗主人、青藤居士。」但是，也有貶抑之詞，如李慈銘《越縕堂讀書記》：「閱尤西堂院本四種，甚惡之，尤不耐其所謂《鈞天樂》者。人生升黜有命，亦何足恨，即伏獵入省，曳白登科，皆非意外事，乃必刻畫無鹽，窮極形相，夫亦誰不知之而煩豐干饒舌耶？其間淺陋可笑處，尤不勝指駁。」這些批評之詞，雖說是從各種不同角度來看，但一褒一貶之間，差別甚大。究竟《西堂樂府》在中國古典戲曲史中該得到什麼樣的評價？此即本論文所要探討的。

作者的生平對作品有很大的影響，舉凡家風、經歷、交遊、性格、思想等都足以改變作品的風格，因此，本文第一章在敘述尤侗的生平時，將特別提出對其劇作有影響的人物及觀念。至於第二、第三章，是劇本本身的研究，包括主題、結構、文詞、腳色、音律、景觀各種戲劇要素的討論，其中「景觀」部分，是大家常常忽略的，本文特闢專節詳細探討，因爲這是舞臺藝術的直接呈現，也是精華所在。而「音律」部分，一般人只注意平仄、句法及韻腳，未能詳審音樂的旋律與節奏，事實上耐聽與否全看音樂的成就，所以就現存西堂樂府的曲譜作一分析，是這部分的重點。另外在文詞方面，也特別提出語言表達技巧，以肯定作者在演出效果上所作的努力。總之，每一項目均以適合實際表演爲探討的原則。

除了劇本的討論之外，時代問題亦不容忽視，這是會影響戲曲的取材和意旨的。在第四章「西堂樂府的特色」中有時代與題材關係的剖析。此外，還對西堂樂府的演出紀錄加以敘述，從觀眾的反應、伶人的更改，可以看出其具體成效。

但是，研究一部作品，若僅就其時代背景、作者生平、作品本身三方面著手，不免稍嫌薄弱。因此，筆者擬廣為接觸各代劇作，把與西堂樂府在思想、情節、表現方法相關的予以歸納、列舉，以突顯西堂樂府在傳承與啓後上的地位。然而，戲曲作品何等豐富，短期內實無法遍覽盡觀，疏漏之處，在所難免，尚祈博雅君子不吝指正。

第一章 尤侗的生平

第一節 家 世

尤侗，長洲人，長洲即今江蘇省吳縣，尤氏的祖先，並非世居於吳縣。當年，武王伐紂，奠都鎬京後，將文王的第十子聃季封在沈地（相當於今河南省汝南縣），便以地爲氏，到了唐代宗廣德年間，因爲戰亂的緣故，部份沈氏遷到福建泉州，五代後梁年間，王審知平亂有功，受封爲閩王，泉州沈氏爲了避「沈」「審」同音之諱，便去掉水字偏旁而成爲尤氏，這就是尤姓的由來。經過了五世的縣延，在宋眞宗天禧二年，尤叔保避難入吳，而叔保，即是尤侗家族世系的始祖。

叔保的長子大成，居住在無錫白石里，次子大公，居住在長洲西禧里，而尤侗的五世祖尤袤，就是無錫尤氏這一支。尤袤是尤侗的祖先中最負盛名的一位，他五歲能作詩，十歲以神童舉薦，是南宋紹興十八年進士，後來因上疏未被接受而乞歸，自號遂初居士，宋光宗還賜以手書的遂初二字。尤袤以詩名，承襲江西詩派的餘風，以平淡爲特色，和當時的陸游、楊萬里、范成大合稱「南渡四大家」，在文學史上，有著重要的地位。

尤袤的孫子尤煊，也是位頂頂有名的人物，十九歲便登進士，曾以書生的身分守邊，恩威兼濟，是一名儒將。後來因功累官至禮部尚書、端明殿大學士，封毗陵郡侯，使得尤氏的聲望，達到了最高峯，這一點對尤氏家族深具意義。因宋度宗曾經臨幸尤煊的府第，並在柱間題上「五世三登宰輔，奕朝累掌絲綸」，所謂「五世三登宰輔」，是指尤侗的三世祖尤輝，以少保、觀文殿大學士致仕，贈少師；五世祖尤袤，煥章閣待制、禮部尚書、少師贈太師；以及七世祖尤煊，他們的成就，奠定了尤氏仕宦世家的基礎，也使得尤氏歷代簪纓不絕，這種家世背景，對後代子孫尤侗的致仕思想，必有很大的影響。

尤氏在宋朝雖然享有極大的榮耀，但他們並不汲汲於功名富貴，在尤侗的十一世祖及十二世祖中，就出現了兩位志節高尚的人——尤山和尤良。尤山是元朝的太學生，只要是有人勸他出仕，他使用醇酒將之灌醉。他曾私下對家人說：「吾家三百年科第，十世冠裳，宋恩渥矣，吾何忍失身二姓乎？」至於尤良，不僅忠貞，而且至孝，他並不十分受到嫡母的寵愛，可是卻孝順有加，曾有割股療疾的事實。他二十歲時省試第一後便不再應試，原因是「吾世宋臣，豈可失節乎？」至正年間，徵召他修遼金二史，他就佯狂入山，力學著述〔註1〕，此二人立下了尤氏忠孝傳家的榜樣。其中尤山因其父尤玘退居萬柳溪上時，常常聚集親族談論先世事，因此著有《萬柳溪邊舊話》三卷，不僅為尤氏族譜，更是尤氏世族的精神指標。

當尤煊四傳至尤玠時，尤玠的少子尤臣遷徙到蘇州府治的斜塘一地，這就是尤侗世居斜塘之始，從此以後，「以耕讀世其家」〔註2〕。尤臣五傳至尤侗的高祖尤鼎時，因缺乏功成名就的後進，門祚有衰落的現象，尤鼎及其子尤聰——尤侗的曾祖都只是處士而已，直到尤聰之子尤挺秀，死後詔給七品冠帶，才又振興了尤家的聲望。尤挺秀以孝友著稱鄉里，而且賑濟貧士，排難解紛，置田給水，遠近蒙惠，終於受到太守的敬重和提拔，吳縣志將之列入孝義傳中，由此可見。

尤侗的父親尤淪，字九之，別號遠公，雖是尤挺秀的獨子，而家教督促甚嚴。尤侗在〈先考遠公府君暨先妣鄭氏行述〉中有這麼一段記載：

竊聞之先祖妣與先妣云：「府君性至孝，先祖素剛嚴，雖獨子不姑息，一經口授，徹丙夜不休，稍倦則夏楚隨之。平時一言拂意，輒推案呵叱，索大杖。府君涕泣長跼，久之方解，退而啜嚅如故，無怨色。故府君四十五十，恂恂猶孺子也。」

在如此嚴厲的教誨下，尤淪的「篤行高材」〔註3〕，當是其來有自的了。尤淪繼承了其父的熱心公益，「雖為儒生，究心世務，而于鄉邦利弊，籌畫尤悉」〔註4〕，博得鄉里讚譽。尤淪平生喜好遊山玩水，常常扁舟兩屐，探索虎丘、西山等處的巉岩絕壑，而且振衣躡足，不假節杖，七十多歲時登九級浮屠還能面不改色，反倒是追隨在側的尤侗半途喘息不已。尤淪晚年嘗與方外人士交往，但不參禪、不事修鍊，對於道書釋典，僅曉大意而已，然而他曠達觀空，實得禪家三昧！尤侗晚年好佛，

〔註1〕 尤侗有述祖詩四言古風二十五章，並附有傳，對於他的二十一世祖先生平事蹟記載甚詳。

〔註2〕 見尤侗自著之《悔庵年譜》。

〔註3〕 見〈述祖詩〉及《吳縣志》列傳。

〔註4〕 見尤侗〈先考遠公府君暨先妣鄭氏行述〉。

當是其父潛移默化的結果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：尤侗的祖父尤挺秀宿學不遇，父親尤淪稟承庭訓、揣摩益工，文藝冠一時，不幸的是四次赴省試也都不中，但尤氏承其先祖的功業，因此代復一代以科舉仕進爲先題，更何況試途原本就是中國讀書人的正路，這就是爲什麼尤侗在作品中對蹭蹬場屋如此在意的原因。

尤淪有七子，依序爲：倜、价、侗、侄、俊、何、倬，另有一女，適庠生許王增。尤侗七兄弟非常友愛，「入而肄業，連牀共被；出而應試，同舟並騎」〔註5〕。七人皆入學籍，非廩生即庠生，唯尤侗及六弟尤何做過官。尤何曾中舉人，任黔縣教諭，但生活十分簡易，不過橫經說劍、朝齏暮鹽而已。後來被巡撫保舉爲陝西神木知縣，離家四千餘里，十分孤寂，然而他澹泊自甘，頗有政績，不幸感染風寒，又誤投藥餌，以致溘然早逝，最爲尤侗所惋惜〔註6〕。

在婚姻方面，尤侗稟承父教，只娶一妻，沒有妾媵。其母秉性貞靜，其妻賢明淑慎，都是堪爲母儀者。妻曹氏，名令，字淑真，其父官至咸陽知縣，家財頗富，卻很能適應尤家簡樸的生活。由於少時讀過書，所以深明大義，而且工於針黹，事奉翁姑謹慎，堂上稱其賢能。尤侗夫婦結褵四十年，情深義摯，每當尤侗深夜苦讀時：「婦來篝燈侍其側，常將筆研供掃除，自刺繡文助勤苦，聽我呶呶增軒渠。夜深時患唇吻渴，每呼小婢烹茶須，街鼓冬冬倦欲睡，婦曰不可姑咨且。」〔註7〕好一幅「寒宵伴讀圖」！由於曹氏精明練達，尤侗對她言聽計從，操持家政井井有條，子女也頗有成就。當曹氏病逝後，尤侗鰥居二十年，對於亡妻的感念，未嘗稍減。在他的作品中，有「哭亡婦曹孺人詩六十首」、「亡婦二周志感」、「八月十一日亡婦生忌正六十矣感成二絕」、「除夕再哭亡婦六首」、「九月十九日亡婦周忌述哀三首」、「生日得授官信口占寄亡婦絕句四首」，另外還有哭亡婦的絕句、律詩各十首，不僅如此，在詠龍涎香、詠白蓮、詠蓴、詠蟬、詠蟹等詩中，也有閨情的寄託，繾綣親愛之情，溢於言表。「索索西風秋夜長，靡蕪宿草又新霜，無端驚起空床夢，雁唳三聲也斷腸。」（亡妻忌日夢見有感）人間至情，何甚於此！

尤侗有二子三女，次子尤瑞，生而姣好，眉目如畫，穎敏剛決，侍親至孝，深得父母鍾愛，不幸在二十八歲那年，得「箭風」而死，尤侗深感哀痛。長子尤珍，字慧珠，又字謹庸，號滄湄，康熙二十一年進士，是尤侗上下三代血親中唯一的進士。入翰林，遷右贊善，自幼濡染庭訓，深於詩學，初宗唐，後宗宋，晚又歸於唐，

〔註5〕見尤侗〈祭二兄五弟文〉。

〔註6〕見尤侗〈亡弟定中行狀〉。

〔註7〕見尤侗〈年譜圖詩〉第二首。

性平和，每作一詩，字字求安，有人提出異議便隨時修改，和沈德潛是最要好的朋友，著有《滄湄類稿》和《啐示錄》。尤珍因念及父親年老鰥居，所以在康熙三十三年請告歸養，和他父親的告歸林下同被世人傳為美談，由此可知尤氏積極仕進並非為了謀取榮華富貴，而是盡一個讀書人的責任，相反的，他們的清修恬淡之風，正是一個讀書人所應有的操守啊！

在尤侗的子孫中，另有一位成就較高的，是他的曾孫尤秉元。秉元字昭嗣，康熙甲午舉人，官四川樂至縣知縣，任內民安政肅。生平節儉寡慾，三十喪偶，獨居三十餘年，旁無媵侍，頗有乃曾祖之風。沈德潛《清詩別裁》云：「昭嗣年五十餘，啾啾嚶嚶，依然童穉。」與其高祖無異。尤秉元詩承尤侗、尤珍，不入輕浮之習，是為唐音，可見尤侗的文學還影響到了曾孫。

綜上可知，尤侗是生長在書香門第、忠孝世家，而且家風嚴飭，因此子弟們個個都有儒者的風範，而無世俗的惡習，明白此點，那麼我們對於尤侗的人格及作品的含意就比較能夠有正確的理解了。

第二節 生平

尤侗生長在明清之際，然而朝代的更迭，對他並無影響，他只是一直在為自己的理想、目標奮鬥！不幸的是他的運氣不好，正當年輕才旺時無法施展抱負，深感委屈與無奈，誰知年過耳順卻又能一償宿願，使得他的一生充滿了傳奇色彩。不過，良才終遇知音，想必他亦死而無憾了。

尤侗，字同人，一字展成，號悔菴，晚號艮齋，世稱西堂老人。生於明萬曆四十六年（1618）閏四月二十四日申時，卒於清康熙四十三年（1704）六月，享年八十七歲。尤侗五歲啟蒙，入小學讀四書、習易經，十二歲在家塾讀書時，厭棄時文，思慕古學，除了館課經史之外，又自修老莊、離騷、左傳、國語、史記、文選等書，由於生而穎異，童年時期就已博覽群籍。當時有個同年的鄰居欽蘭，常和他互相切磋、砥礪、辨難、對句，偶爾還會有些詩詞歌賦的小作品出現，他們的老師吳人千看到後甚感驚訝，頻頻向人稱他們是神童，可知在少年時代，尤侗的才情就已顯露出來了。

十五歲起，開始了尤侗的坎坷試途。起先，他參加童子試沒有成功，於是更加發憤讀書，而於十八歲補長洲弟子員，二十歲赴試崑山，卻因祖母之喪而作罷，二十二歲應南京鄉試不第，二十五歲科試不錄，遺試又不錄，二十八歲赴江寧省試不第，二十九歲參加鄉試，又因「文太奇」只中副榜，三十一歲時科試雖第一，省試

仍不第，三十二歲雖得到廷試第七名，可授爲推官，但他決定「重考」，再接再厲，於三十四歲參加省試，不幸又失敗，只得在第二年入京會試，並膺任永平府推官之職。可知在這二十年當中，尤侗飽嘗考場失意的滋味，其間雖經結婚、生子，並收了徐元文爲學生，卻不能衣錦還鄉，光宗耀祖。空有才能而無處發揮，最是令尤侗感到不平！

不過，在這段時期中，尤侗還有另外一項收穫，那就是參加文社。結社是明末士子之間的一種熱門活動，藉著詩文來往互通聲氣，其中以復社人才輩出，最爲有名，尤侗受到感染，也好此道。在他十九歲那年，和同里的陸壽國、陸壽名兄弟及湯傳楹結爲四子社，他們「以文字而得性情之樂，友朋而有兄弟之愛」、「招訪往還，執手勉以他年志業」、「謀文析義，談笑間作，時出其清思雄辨，以相贈達」〔註8〕，而這些也正是一般結社的用意所在。前面提過明末崇禎年間以復社最有名，尤侗因爲年紀尚小，沒有入社，但它的支流滄浪亭會，尤侗已有參與。滄浪亭會是楊廷樞爲其子擇友會文而設立的〔註9〕，楊廷樞是復社的社目，勢力很大，可以「操執吳門選政」，吳中新銳士子都被他網羅了。尤侗因爲很喜歡結社交友，所以在滄浪亭訂盟後第二年，即二十四歲時，又赴常熟臨社，與黃淳耀等五人訂盟。爾後，滄浪亭會由於人數眾多，漸有歧見產生，本來結社是以清修爲主，但卻有人呼朋引伴、廣求聲援，以標榜門戶，彭瓏不以爲然的說：「論交以辨人品、正心術爲急，何嫌怨是惜。」因大嘆要「慎交」，所以舉慎交社，而另外那批人就倡爲同聲社，以章在茲爲宗主，滄浪亭會遂一分爲二。尤侗因贊成彭瓏的主張，便加入了慎交社，而漸與總角同好章在茲疏遠了。尤侗的學生徐元文在彭瓏墓誌銘中提到慎交社的宗旨是「講道、考業、敦本、篤行」，尤侗參加了這個社，可想見對他學問的精進及德性的修持有莫大助益，在他流連科場的二十年中，入社無疑是他最大的精神支柱。

尤侗自除直隸永平府推官後，頗有一番作爲。永平離京城五百里，是關內關外的交通孔道，滿漢雜處，軍民交籍，於是常有鬭訟發生，尤侗依法仲裁、扶弱鋤強，卻也遭致不少怨謗。每當閒暇時，登臨懷古，賦詩譜曲，或與三五好友把酒論文、射獵南山，仍過著文士般的生活。其間，曾遇一次大水及一次饑荒，於是散米煮粥，奔波勞苦；又曾被人中傷，幾乎獲罪，所以在任上第四年大病兩個月時，感嘆地說：「予既偃蹇邊關，一官拓落，意不自得，兼遭病憊，日與藥烟敗絮爲伍，遊子悲故鄉，輒唱不如歸去。」〔註10〕只好上書總憲龔芝麓，敘述憔悴之狀，正當要改爲京

〔註8〕見湯傳楹〈同社送葬莫別陸子文〉，在《西堂全集》「湘中草」中。

〔註9〕見杜登春《社事始末》。

〔註10〕見《悔菴年譜》。

兆推官時，卻發生了一件大案子——被指擅自責打旗丁邢可仕。其實尤侗乃依法執法，根本不知受罰者是什麼人，州守卻惡意中傷！尤侗按例應革職，幸而有人爲之力爭，才改降二級調用。尤侗遭此打擊後，決定歸家奉親，不再赴官，就這樣結束了這五年的仕宦生涯。豈料回家途中，幼子身亡，尤侗心灰意冷之餘，便在舊宅東邊營造看雲草堂隱居，取杜甫「年過半百不如意，明日看雲還杖藜」之意，只不過杜甫築草堂時已四十九歲，尤侗「年雖未逮，境與之齊矣。」〔註11〕他並於此時自號悔菴，以志三十九年之非，而雜劇《讀離騷》也正是這個時候所作的，由此可想見他當時的心境！一個吏治精敏，不畏強禦，專治怙勢梗法者的正直官員，遭受這樣的打擊，也只有尋求文字上的發洩了。

尤侗南歸後，「身在江湖，心懷魏闕」。他花了一個月的時間寫出一本《鈞天樂傳奇》，在嘻笑怒罵之中，寓有懷才不遇之感。順治十五年，尤侗四十一歲，上有恩詔，因公註誤者可以自陳開復，尤侗受到其他官員及父親的勸告、鼓舞，便北上入京謀求白冤復職。當時，正巧世祖與學士王熙談到「老僧四壁皆畫西廂，卻在臨去秋波悟禪」公案，王熙便舉尤侗所戲作的「怎當他臨去秋波那一轉」制義答對，世祖索求閱覽，王熙以抄本進呈，後又索求刻本，親自加以批點，歎爲「真才子」，並且詢問尤侗的出身履歷，深爲他的遭遇惋惜不已。又命人取《西堂雜俎》全帙，放置案頭批閱，還遣內務府文書官到坊間搜購。後來，有人以尤侗的《讀離騷》雜劇進獻，世祖讀後更加讚賞，令教坊內人播之管絃，爲宮中雅樂，頗得世人豔羨。

尤侗在北上入京時，常不放棄遊覽、訪舊的機會，曾至濟南登臨、會友，流連月餘，結果竟然因此誤了復官之期，幸而尤侗並不太在意，他笑著說：「吾乘興而來，興盡而返，何公事爲？」〔註12〕其實，尤侗的文章已得世祖稱許，受到拔擢的機會大增，因禍得福也不是沒有可能的。

就在這一年（順治十六年）秋，尤侗的學生徐元文狀元及第，世祖得知尤侗爲新狀元的老師，殷殷垂詢再三。爾後嘗向弘覺國師慨嘆：「場屋中士子有學寡而成名、才高而淹抑者，如新狀元徐元文業師尤侗，極善作文，僅以鄉貢選推官，復緣事降調，豈非時命大繆之故耶？」國師回答：「忞（按：國師法號道忞）聞之，君相能造命，士之有才，患上不知耳，上既知矣，何難擢之高位？」世祖言：「朕亦有此念。」〔註13〕然而不幸的是，不久世祖就駕崩了，提拔之事，自然無疾而終。「平生知己

〔註11〕同註10。

〔註12〕同註10。

〔註13〕以上對話，見《西堂雜俎》「弘覺國師語錄」。

猶惆悵，況感恩私在至尊」〔註14〕，尤侗在悲傷之餘，也只能說出這樣的感慨了。

在康熙初年至康熙十七年間，尤侗無官一身輕，於是自適於山水詩文，足跡遍及長安、閩越、恒山之陽、榆關之右、三衢之麓、青海之濱等，江山奇景，自然是入詩入文的好題材，而友朋唱和，更足以激發雅興！另外，不可忽略的是當時盛行的家樂唱曲、演劇風氣。由於自明代萬曆年間起，戲劇已成為士大夫間官場應酬或文士宴集不可缺少之娛興節目，而且蓄養家樂，不僅能招待客人，還可使自己的劇作得以實地驗證，所以明清兩代的文人非常流行家伶演劇。尤侗與友人之間，也常互相觀賞家伶演劇，甚至互相提供劇本排演，還有興致一到、即寫即演的情形，因此在這段優游山林的日子中，尤侗共完成了四本雜劇，分別是順治十八年的《弔琵琶》、康熙二年的《桃花源》、康熙三年的《黑白衛》及康熙七年的《清平調》。但是儘管日子過得逍遙，而人間總有許多不可彌補的缺憾！父母妻子的相繼過世，使得尤侗驚痛欲絕，六十歲不到，就已經鬚髮俱白了，而且在憂愁哀傷中，寫了不少悼亡的文字，因此，在這段期間，尤侗的詩、詞、曲作品，無論在質和量方面，都很可觀。

康熙十七年至康熙二十二年，是尤侗生命中的另一個高潮。康熙十七年，聖祖詔開博學鴻辭特科，命內外大臣推舉，結果兵部尚書王熙和工部尚書陳鼓永一併推薦尤侗，於是應詔入都。第二年應太和殿御試，欽取五十人，尤侗列二等，授翰林院檢討，纂修《明史》，當時尤侗已六十二歲了，是同榜入史局者中年齡最大的。對於在棲息二十年後突來的這份殊榮，尤侗有著深切的感恩之意。康熙十九年，蜀亂平，眾臣同上平蜀頌，聖祖獨指尤侗的名字，告訴左右說：「此老名士也。」在場的人都認為這是最大的榮耀。尤侗曾將世祖稱他的「真才子」及聖祖稱的「老名士」分刻在左右二堂柱上，並說明左邊是「章皇天語」，右邊是「今上玉音」。我想，一個文士能得到兩朝天子如此的讚譽，在各朝各代來說都是十分難得的。有感於這份知遇之恩，為求答報，尤侗摒絕一切應酬，專心於史傳的編寫，在史局三年中，撰有〈列朝諸臣傳〉、〈外國傳〉共三百餘篇及〈藝文志〉五卷。另外閒暇時撰擬〈明史樂府〉一百首及〈外國竹枝詞〉一百十首，當然還有其他的文學作品，都編在《于京集》中，著作也不少。康熙二十年，由於雲南平定，聖祖大喜，頒詔大赦天下、封贈諸臣，尤侗之父得贈徵仕郎翰林院檢討，母親贈太孺人，妻子贈孺人，可謂光耀門楣，尤侗前半生的遺憾，終於獲得補償。

不過，由於年歲已高，加上親屬的相繼過世，自然興起了歸家的念頭。康熙二

〔註14〕尤侗輓順治皇帝詩末二句。

十二年，尤侗乞病還家，時年六十六歲。此次南返，尤侗不再有抱志未伸之感，而是真的優游林下，安享晚年。他曾去福州、洞庭遊玩，品嚐鮮美名產。家居時，在亦園水哉軒聚宴，模仿蘭亭、洛社，每月一會。另外，還有耆年會、豆腐會等，則是少年時結社的餘緒。總之，生活仍是多采多姿！他晚年也學佛，嘗言：「不講學而味道，不梵誦而安禪，不導引而攝生。」這是他的領悟。在他的作品中，有許多和方外之士的唱和，而他的《桃花源》雜劇的內容也涉及佛道，且刻劃深入而不浮泛，要不是博學多聞，怎能有如此精采的作品產生？

在尤侗晚年時，聖祖曾三次南巡，第一次是在康熙二十八年，侗七十二歲，偕諸臣至惠山謁駕。第二次是十年後，即康熙三十八年，侗上〈平朔頌〉，聖祖賜以手書的「鶴栖堂」三大字。第三次是康熙四十二年，尤侗已經八十六歲了，聖祖還在他家中晉升他為侍講，這份榮耀，不知羨煞多少人。第二年六月，尤侗便與世長辭了。在尤侗逝世的那一年，朱彝尊與徐倬謁見皇太子於行殿，太子說：「老成易謝，茲來又失一尤展成矣。」稱其字而不稱其名，可見對他是多麼尊重了。

尤侗一向以文士自況，要效法古代知名的文人，希望能有如他們般的名望。他在二十三歲生日時，寫了一篇自祝文，文中恨自己「有退之之窮，而無其學；有子雲之貧，而無其玄；有嗣宗之狂，而無廣武歎，有叔夜之懶，而無廣陵彈；有平子之愁，而無兩都之賦；有長卿之病，而無大人之篇。」其實尤侗常常模仿一些文士的行徑，例如在七十九歲那年他便入山自築墓穴，當時的許香谷也這麼做，所以尤侗在〈題許香谷生壙誌序〉中認為他有高士的流風，我們便可知道他對此種行為的認同了。而築生壙，完全是師法司空圖：「……君不見屈原獨醒竟自沈，陶潛獨飲還自祭，劉伶荷鍤死便埋，李白捉月江心逝，最可師，司空圖引客生壙同歌呼，卻可惜，劉玄石三年重醒復何益？……」（生挽辭、死歌戲、贈洪丹霞詩）另外，這些詩句中提到的屈原、陶潛、李白，他們的故事，在他五本雜劇中就占了三本，而他的自祝文，顯然就是模仿陶潛的自祭文。根據尤侗的行為，我們固然可以稱他為一傳統文士，但是缺乏一己獨特的風格，則是令人引以為憾的。

儘管尤侗一生起伏很大，而且落漠失意的時間居多，但他並沒有逃避、自命清高，也沒有諷刺、冷眼旁觀，這完全是因為他性情寬和的緣故。他本身雖無傲人的功名，可是他對後進的提拔不遺餘力，常常為一些晚生小輩的前途到處奔波。他的同鄉汪琬便不是如此，此人以古文自矜，看見世俗之人在議論文章，常當面斥責別人，缺少虛懷若谷的風範，所以大家比較親向謙和平易的尤侗。且看下面一段贊語：

古來文人，類多浮薄：或貪榮躁進，或揚己傲物；先生獨篤厚謙沖，恬於榮進，有古君子長者風。王元美傷才士多貧窮卑賤，甚至天年無子，

故有文章九命之說，先生一一與之相反。以是知文人多窮，容有自致之道，非盡天之阨之，如先生，天未始不厚之也。〔註15〕

尤侗的德高福厚，創造了文學界的奇蹟，而他本人也正因為如此，不忍見到人世間有任何遺憾發生，我想，這就是他「翻案補恨」思想的由來！人的思維主宰一切，在我們明瞭尤侗的生平事跡後，應當充分掌握這一點，那麼往後討論尤侗的劇作時，便能有著客觀而正確的認識！

第三節 交 遊

「同聲相應，同氣相求」原是大自然中不變的真理，人心亦然！與志同道合者交遊唱和，誠為人生一大樂事！文人大多富於情感，對友情也特別珍惜，尤侗曾經模仿少陵「飲中八仙歌」、梅村「畫中九友歌」而成「詩中故人歌」，將他二十四位故友的特色、事蹟融會入詩，可見這些情誼一定常在他心中翻騰。況且由一個人所交的朋友及其交往的情形上，可以從旁了解到這個人的生活層面，因此對於尤侗的交遊，我們必須加以探究。尤侗對「以文會友」之事，一向是興味盎然的，所以他有很多社盟之友；尤侗做過官，所以他也有許多官場上來往的仕宦之友。不過，我們也不能僅憑名字在他詩文中出現過就斷定二人有多深的交情，畢竟一些應酬文字和泛泛的唱和是不具太大意義的。所以，本節的敘述，著重於與尤侗常有來往的人，對他思想、作品有影響的人，以及對本論文的重點——尤侗作劇有幫助的人。

吳偉業字駿公，號梅村，江蘇太倉人，明神宗萬曆三十七（1609）生，清聖祖康熙十年（1671）卒，年六十三歲。他是崇禎四年進士，官至南京國子監司業；他還是復社中人，後倡舉十郡大社，博得很高的名聲。尤侗曾經去拜見他，被他引為忘年交，並稱讚尤侗有「雕龍之才、凌雲之氣。」〔註16〕他在入清後，被迫出仕，以致清史將之列入「貳臣傳」，事實上他是有苦衷的。尤侗在〈艮齋雜說〉中言：

吳梅村文采風流，照映一時，及入本朝，迫于徵辟，復有北山之移，予讀其詩詞樂府，故君之思，流連言外，及臨終一詞云：「故人慷慨多奇節，為當年，沈吟不斷，草間偷活，脫屣妻孥非易事，竟一錢不值何須說。」其悔恨可知矣，論者略其跡、諒其心可也。

可見尤侗對他了解之深！他臨終前囑咐要穿僧人之服下葬，墓碑上只刻「詞人吳梅村之墓」；而他的戲曲作品《秣陵春》、《臨春閣》、《通天臺》又句句充滿了亡國之恨

〔註15〕見《國朝耆獻類徵初編》。

〔註16〕見吳偉業〈西堂雜俎序〉。